

季漢書



李漢書



季漢書卷四十五

諸暨章陶裁良氏纂

邑後學陳志道全校

漢魏臣桓階陳矯徐宣衛臻盧毓列傳

桓階字伯緒長沙臨湘人也仕郡功曹太守孫堅舉階孝廉除尚書郎父喪還鄉里會堅擊劉表戰歿階冒難詣表乞堅喪表義而與之後曹操拒袁紹于官渡表應袁氏階以操爲誠心於王室也說其太守張羨曰夫舉事而不本於義未有不敗者也故齊桓率諸侯以尊周晉文逐叔帶以納王今袁氏反此而劉牧應之取禍之道也明府必欲立功明義全福遠禍不宜與之同也羨曰然則何向而可階曰曹公雖弱仗義而起救朝廷之危奉命而討有罪孰

敢不服今若舉四郡保三江以待其來而爲之內應不亦可乎羨信之乃舉長沙及旁三郡叛表遣使詣操操大悅而表急攻羨羨病死城陷其族見滅階自匿獲免久之劉表辟爲從事祭酒欲以妻妹蔡氏妻之階不受因辭疾退曹操據荊州聞其爲張羨謀也辟之爲丞相掾主簿遷趙郡太守已而操稱魏國將代漢階又爲虎賁中郎將侍中時操欲立嗣子而臨菑侯植有才見愛階進諫曰今太子仁冠羣子名昭海內仁聖達節天下莫不聞而大王甫以植而問臣臣誠惑之操納焉毛玠徐奕以剛蹇少黨而爲西曹掾丁儀所不善儀屢言其短階左右之得全其爲操計多此類也遷尚書典選舉將軍關羽起兵討操圍曹仁

于樊操遣徐晃救仁不解操懼欲自率衆助仁以問羣下羣下皆謂王不亟行今敗矣階曰大王以仁等足以料事勢不也曰能大王恐二人遺力邪曰不然則何爲自往曰吾恐彼衆多而晃等勢不便耳階曰今仁等處重圍之中而守死無貳者誠以大王遠爲之勢也夫居萬死之地必有死爭之心內懷死爭外有彊救大王案六軍以示餘力何憂于敗而欲自往邪操善之乃駐于摩陂已而孫權襲我後羽遂退曹丕遂稱帝遷尚書令封高鄉亭侯加侍中階疾病不自臨視謂曰吾方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于卿勉之徙封安樂鄉侯邑六百戶又賜階三子爵關內侯祐以嗣子不封病卒追贈關內侯階疾篤遣使者卽拜太

常卒謚曰貞侯子嘉嗣以階弟纂爲散騎侍郎賜爵關內侯嘉婚于曹氏芳嘉平中以安樂太守與吳戰于東關敗沒謚曰壯侯子翊嗣

陳矯字季弼廣陵東陽人也避亂江東及東城孫策袁術禮辟之皆不就還本郡太守陳登請爲功曹使矯詣許謂之曰許下論議待吾不足足下相爲觀察還以見誨矯還曰聞遠近之論頗謂明府驕而自矜登曰夫閨門雍穆有德有行吾敬陳元方兄弟淵清玉潔有禮有法吾敬華子魚清修疾惡有識有義吾敬趙元達博聞強記奇逸卓犖吾敬孔文舉雄姿傑出有王伯之略吾敬劉元德所敬如此何驕之有餘子瑣瑣亦焉足錄哉登雅意如此然于矯

特敬友之孫權率軍圍廣陵登使矯求救於曹操矯說操曰鄙郡雖小形便之國也若蒙救援使爲外藩則吳人剽謀徐方永安武聲遠震仁愛滂流未從之國望風景附崇德養威此王業也曹丕奇矯欲留之矯辭曰本國倒懸奔走告急縱無申胥之效敢忘宏演之義乎操乃遣赴救吳軍遂退操辟矯爲司空掾屬除相令征南長史彭城樂陵太守魏郡西部都尉曲周民父病以牛禱縣結正棄市矯曰此孝子也表赦之遷魏郡太守時繫囚千數至有歷年矯以爲周有三典之制漢約三章之法今惜輕重之理而忽久繫之患可謂謬矣悉自覽罪狀一時論決操軍東出人爲丞相長史軍還復爲魏郡轉西曹屬從征漢中還爲

尚書操卒于洛陽羣僚以爲太子卽位當須詔命矯曰王薨于外天下惶懼太子宜割哀卽位以繫遠近之望且又愛子在側彼此生變則社稷危矣卽具官備禮一日皆辦明日以王后令策嗣子卽位時羣僚皆惟知有曹氏而矯爲之謀特善不故稱之曰陳季弼臨大節明略過人信一時之俊傑也不稱帝轉署吏部封高陵亭侯遷尚書令曹叡襲位進爵東鄉侯邑六百戶叡嘗卒至尚書門矯跪問曰陛下欲何之叡曰欲案行文書耳矯曰此自臣職分非陛下所宜臨也若臣不稱其職則請就黜退陛下宜還叡慙而反劉曄以先進見幸因譖矯專權矯懼以問長子本本不知所出次子騫曰主上明聖大人大臣今若不合不

過不作公耳後數日叡召矯矯又問二子騫曰陛下意解
故見大人也旣入盡日叡曰劉曄構君朕有以迹君朕心
故已了以金五銖授之矯辭叡曰豈以爲小惠君已知朕
心顧君妻子未知故也叡憂社稷問矯司馬懿忠正可謂
社稷之臣乎矯曰朝廷之望社稷未知也加矯侍中光祿
大夫遷司徒矯本劉氏子出嗣舅氏而婚于本族徐宣每
非之庭議其闕操惜矯才量欲擁全之乃下令曰喪亂已
來風教彫薄謗誹之言難用褒貶自建安五年已前一切
勿論其以斷前誹議者以其罪罪之矯初爲郡功曹使過
泰山太守東郡薛悌異之結爲親友戲謂矯曰以郡吏而
交二千石鄰國君屈從陪臣游不亦可乎悌後爲魏郡及

尚書令皆承代矯云叡景初元年矯卒子本嗣本歷位郡守九卿遷鎮北將軍假節河北諸軍事卒子粲嗣騫官車騎將軍爲晉佐命功臣

徐宣字寶堅廣陵海西人也避亂江東辭孫策之命還本郡與陳矯並爲綱紀二人齊名而私好不協然俱見器于太守陳登海西淮浦二縣民作亂都尉衛彌令梁習夜奔宣家密送免之曹操遣督軍扈質討賊質以兵少不進宣潛見責之示以形勢質乃進破之曹操辟爲司空掾屬除東緡發千令遷齊郡太守入爲門下督從至壽春會馬超起兵操將西拒超見官屬曰今當遠征而此方未定以爲後憂宜得清公大德以鎮統之乃以宣爲左護軍留統諸

軍還爲丞相東曹掾出爲魏郡太守操卒洛陽羣僚入殿
中發哀或言可易諸城守用譙沛人宣厲聲曰今者遠近
一統人懷效節何必譙沛而沮宿衛者心其奠安曹氏與
陳矯畧同不聞之曰所謂社稷之臣也不稱帝爲御史中
丞賜爵關內侯徙城門校尉旬月遷司隸校尉轉散騎常
侍從至廣陵諸軍乘舟風浪暴起不船回倒宣病在後陵
波而前羣寮莫先至者不壯之遷尚書曹叡稱帝封津陽
亭侯邑二百戶中領軍桓範薦之遂以宣爲左僕射尋加
侍中光祿大夫叡至許昌總統留事叡還主者奏呈文書
叡曰吾省與僕射何異竟不視尚方令坐猥見考竟宣上
疏陳威刑太過又諫作宮殿窮盡民力叡皆嘉納之宣曰

七十有縣車之禮今已六十八可以去矣乃固辭疾遜位
叡終不許叡青龍四年卒追贈車騎將軍葬如公禮諡曰
貞侯子欽嗣

衛臻字公振陳留襄邑人也父茲有大節爲車騎將軍何
苗所辟司徒楊彪再加旌命並不就曹操初至陳留茲見
之曰平天下者必此人也操亦異之遂同盟數詣茲議大
事茲答曰亂生久矣非兵無以振之然兵之興者自今始
矣因合兵三千人從操入滎陽力戰終日歿初茲弱冠與
同郡圈文生俱有名太原郭泰與二人共至市茲買物隨
價讐直文生嘗呵減價乃取泰曰子許少欲文生多情此
二人非徒兄弟乃父子也子許茲字也後文生以穢貨敗

茲以起義垂名

臻少有正直聲夏侯惇爲陳留太守舉臻計吏命婦出宴
臻以爲末世之俗非禮之正惇怒執臻旣而赦之後爲黃
門侍郎東郡朱越謀反引臻操令曰孤與卿君同共舉事
加欽令問始聞越言固自不信及得荀令君書具亮忠誠
矣會奉詔聘貴人于魏因表留參丞相軍事追錄臻父舊
勲賜爵關內侯轉爲戶曹掾曹丕稱王爲散騎常侍及稱
帝封安國亭侯時羣臣並稱魏德多抑損前朝臻獨明禪
授之義揚述漢美丕乃目臻曰天下之寶當與山陽共之
遷尚書轉侍中吏部尚書丕至廣陵行中領軍從征東大
將軍曹休表得降敵辭孫權已在濡須口臻曰權恃長江

未敢抗衡此必畏怖僞辭耳考核降者果守將詐所作也
曹叡襲位進封康鄉侯後轉爲右僕射典選如前加侍中
中護軍蔣濟遺臻書曰漢祖遇亡虜爲上將周武拔漁父
爲太師布衣廝養可登王公何必守文試而後用臻答書
曰古人遺智慧而任度量須考績而加黜陟今子同牧野
于成康喻斷虵於文景好不經之舉開拔奇之津將使天
下馳騁而起矣丞相亮伐魏克天水臻進謀宜遣奇兵入
散關絕其糧道乃以臻爲征蜀將軍假節督諸軍事至長
安亮還臻復職加光祿大夫是時叡方隆意殿舍臻數切
諫及殿中監擅收蘭臺令史臻奏案之叡答曰殿舍不成
吾所留心卿推之何也臻上疏曰古制侵官之法非惡其

勤事也誠以所益者小所墮者大也臣每察校事類皆如此懼羣司將遂越職以至陵遲矣丞相亮又出斜谷征南上吳朱然等軍已過荆城臻曰然吳之驍將必下從權且爲勢以綴征南耳權果召然入居巢進攻合肥叡欲東出拒權臻曰權外示應亮內實觀望且合肥城固不足爲慮車駕可無親征以省六軍之費叡至尋陽而權退幽州刺史毋邱儉曰陛下卽位以來未有可書吳蜀恃險未可卒平聊以此方無用之士克定遼東臻曰儉所陳皆戰國細術非王者之事也吳頻歲稱兵冠亂邊境而猶案甲養士未果尋致討者誠以百姓疲勞故也且淵生長海表相承三世外撫戎狄內修戰事而儉欲以偏師長驅朝至夕卷

知其妄矣儉出果敗還臻遷司空徙司徒芳正始中進爵
長垣侯邑千戶封一子列侯初操不立嗣子而方奇貴臨
菑侯植丁儀等輔之勸臻自結臻不聽及丕稱帝東海王
霖有寵丕問臻平原侯何如臻稱明德美而終不言曹爽
輔政使夏侯元宣指欲引臻入守尚書令及爲弟求婚皆
不許固乞遜位芳令曰昔干木偃息義壓強秦留侯願神
不忘楚事讜言嘉謀望不吝焉賜宅一區位特進秩如三
司卒追贈太尉謚敬侯子烈嗣免咸熙中爲光祿勳
盧毓字子家涿郡人北中郎將植之子也毓十歲喪父遇
本州亂二兄死難袁紹公孫瓚交兵幽冀飢荒養寡嫂孤
兄子以學行見稱曹丕爲五官將召毓署門下賊曹崔炎

舉爲冀州主簿時天下未平多逋逃故重士亡法罪及妻子亡士妻白等適夫家數日未與夫相見大理奏棄市毓駁之曰夫女子之情以接見而恩生成婦而義重故詩云未見君子我心傷悲亦旣見之我心則夷又禮未廟見之婦而死歸葬女氏之黨以未成婦也今白等生有未見之悲死有非婦之痛而吏議欲肆之大辟則若同牢合巹之後罪何所加且記曰附從輕言附人之罪以輕者爲比也又書云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恐過重也苟以白等皆受禮聘已入門庭刑之爲可殺之爲重操曰毓執之是也又引經典有意使孤嘆息由是爲丞相法曹議令史轉西曹議令史操稱魏國爲吏部郎曹丕稱帝徙黃門侍郎出爲